

豫

章

叢

書

第七冊

東谷贅言

丙辰冬月  
于幸昌得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七

子部 雜家類存目四

東谷贅言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敖英撰英有慎言集訓已著錄是書上卷雜論立身處世之道多舉古事爲證下卷亦雜論詩文所載明初都督府軍數太僕寺馬數有禁不令人知并額派歲派坐派之始末尙賓館之聘士皆是補史志所未備亦識小之類也

古者士大夫老而明農日坐里門以訓其鄉之子弟  
予往時奔走名途竊有此志焉及得請東歸已成勳  
宰翁矣里門之役莫償初志乃閉關習靜以送殘齡  
門生故舊時來相過情話之餘或相與評論古今天  
下事而一得之愚又不覺吐之逐日劄記加潤色焉  
有長者謂予日子於此時宜遊心忘言之天顧猶喋  
喋乃爾非贅邪予曰然哉然哉夫懸疣者贅也身有  
之心固醜之而況人乎然非疾痛害事也欲決而去  
之又不忍言之贅也亦然自今以後當奉長者之教  
而謝筆硯其業旣劄記之者令兒輩藏之以俟裨官

氏采焉不然以俟家人障牖之需可也嘉靖己酉夏  
四月既望東谷敖英識

贅言二卷東谷敖公之所著也公先在蜀嘗刻綠雪  
亭雜言其博議雄談光流有粲海內愛而傳之久矣  
然當是時方策勛樹績闡化千里特於自公退食之  
餘敘次所見而慷慨議論人尙珍愛矧今笑傲林丘  
逍遙雲石或觸景會心或感今思古其超然之識確  
然之見能無嗣述者乎余一日謁東谷輒以此意探  
之公果出一帙示之曰此猶贅爾然去之又不忍也  
子其以爲何如余惟言者所以攄發胷中之所蘊也  
世之言有二擗藻濡毫誇奇競麗非不燁然美也而  
道遠矣若夫裨益身心增廣聞見者非無辭也而情

深矣考古今之同異權人物之高下究心迹之是非  
定言行之臧否詳制度之因革洩前人之所未發啓  
後人之所未知初何贅之足云東谷之意得非欲相  
忘於無言與公以一代洪儒行成表樹言成模楷而  
聲實兼懋余方垂髫數聞搢紳先生謂其名世豪傑  
旣而覩所製作雄蘊博朗意必光明俊偉人也今也  
天假良遇每一會晤必聞嘉論皆直剖藩籬鑿鑿可  
行而高卓之行尤使人欽畏思法信哉信哉蓋非長  
河不足以喻其議論之源流非峻嶽不足以方其制  
行之寬絕是篇者特一時之緒論宜其自以爲贅言



也然其殊聞獨見可以開廣博議亦可以撥正趨向  
欲知公之行不可及者觀其言而已矣君子之所樂  
而玩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遂命工刻之嘉靖己酉  
仲夏朔日仁和三洲沈淮書

東谷贅言卷上

清江 敖英 著

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合君心者爲難能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友窮乏濟以麥舟范忠宣公之心卽父之心也河東未平不望使相曹武惠王之心卽君之心也

古之君子所爲後之君子亦有不忍思齊者豈以其所爲未善耶抑所見不同不必踐跡也是故柳下惠覆寒女魯男子不敢學之也程伊川祭始祖朱晦翁不敢行之也

或告子曰有孝子某者鄉人稱爲君子也業遇恩例  
以孝名受覃霈頃因割產與兄鬪墻子曰爲孝子  
而薄天倫則其所謂孝者豈其然乎吾聞惟孝友  
于兄弟未聞不友而能孝者也是故克段于鄆者  
不及黃泉誓不見母蹠血立塗門者環兵海池震  
驚若翁

古來固有凶人一變而爲吉人者亦有清流一變而  
爲濁流者噫罔念克念其機在我而由人乎哉是  
故周孝侯惡少也斬蛟伐虎遂立功名永貞八司  
馬皆茂材異等也乃朶頤叔文之鼎而萬事瓦裂

人有恒言霜降水涸涯涘乃見諺曰若不同床卧安  
知被裏破蓋明之盍簪誰無情誼必要其終然後  
見君子小人之用心咎東坡謫海南故人巢谷年  
已七十三矣自蜀往唁之死諸途子於此見君子  
交誼之真也伊川編管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救  
之恕曰便斬程頤萬段恕亦不救予於此見小人  
反覆之情也

毒五福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焉彼得毒以成名  
者幸也得毒以敗名者不幸也雖然毒何負於人  
哉人負毒耳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聘使其先

數年而死則爲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夏  
貴七十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死則忘君事仇  
之耻不穢宋史矣

古之奸雄巧於用術往往神出鬼沒於至深至險之  
際自以爲算無遺策也殊不知天不容僞祇自斃  
焉是故蘇秦能報刺客之仇而不能逃其七首之  
害呂不韋能匿祖龍之胎而不能免其遷蜀之謫  
古之權臣跋扈必陰藉名儒爲之宗主毅然復古之  
禮文以厭羣志然後乃敢行大事彼名儒者冒昧  
依附欲資其勢而行其志不知當其時國事且日

非矣禮文雖復古何補哉是故西京郊社之禮至  
王莽輔政而後定劉歆主之也東京宗廟之制至  
董卓入朝而後定蔡邕主之也

潘良貴爲諫官殿上叱侍郎向子甄王公度爲諫官  
門上毆苑指揮馬順嗚呼於此見二公忠憤之氣  
可謂雄於九軍矣然竊有說焉子甄奏對支離封  
皂囊而論列可也何必叱之馬順之罪固在誅絕  
之域請歸之司寇以徵刑書可也何必毆苑之夫  
尊客之前不叱狗而投鼠且忌器也況法官何地  
乃徑情如此殊駭觀聽非所以尊朝廷也不可以

爲訓

唐憲宗以節度使王鐸帶宰相之銜李藩以筆塗詔  
附奏曰不可宋貞宗以劉美人爲貴妃李沆引燭  
焚詔而附奏曰不可嗚呼二公可謂能執大臣呼  
咈之義矣然竊有說焉古者人臣不敢齒君之路  
馬孔子過君虛位必勃然變色蓋敬君之禮固當  
然者況詔王言也而輒塗之而輒焚之可乎向使  
天子震怒而下吏議則不敬之罪二公將何詞以  
自解大抵貴臣居密勿之地君有過舉執奏可也  
塗詔不可也焚詔不可也

張忠定公守成都日合軍大閱始出城衆皆羅拜呼  
萬歲公亦下馬東拜呼萬歲復攬轡徐行衆不敢  
譁夫軍士擁郡將呼萬歲是無君也無君根於怨  
望也而怨望之來豈一朝夕之故哉公胡不能炳  
幾銷釁直待其譁焉而後靖之亦晚矣向非公之  
忠誠有以厭服其邪志吾恐嗇呼不已必至黃袍  
加身黃袍加身則成騎虎之勢而劍關玉壘之區  
人心搖矣當其時公將何辭以聞天子而謝天下  
韓魏公經略西事開府延安夜有賊携匕首至卧內  
公曰可取吾首去賊曰得公金帶足矣遂取金帶



而去或曰賊夏人遣來也子於此見公倉卒應變而辭氣不攝神氣不亂非養之凝定能爾耶雖然咎楚師圍宋華元夜入楚軍登子反床以却盟君子固病其將略之疎矣公也鎖鑰西鄆又非子反懸軍之比重門擊柝虎旅宵嚴而刺客奸人胡爲乎來哉意者公於周身之防曾未之虞耶幸而賊有鉏耰之悔不然武元衡之禍作矣則夏人得志西事其憂哉

或問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獨不言君父懼者何也子曰春秋之義莫大於尊君父討亂